

自警蒙求

上

番分書冊

儒家廿一

新刊

和書門	二四六八
類	一六八
函	六
架	九
冊	二

內閣文庫	和書
二四六八	一六八
一六八	六
九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681
冊數	2	( 1 )
函號	210	97

210-9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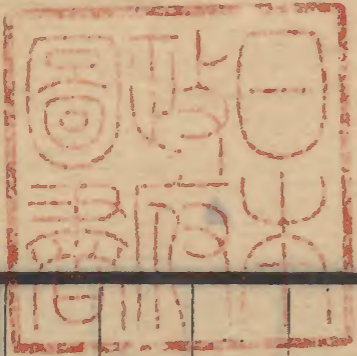


盤橋藤澤先生著

# 自警蒙求

附言

此書以自警也、人無鑑則不能辨美醜、所以有此書也、支那之地、二千年間之史、當宋徽欽以至帝昺、醜虜擅恣、人士失節、不可勝計、故隨讀抄錄、隨錄韻之、以為此編、余元置於藏書、故所據不過宋史新編弘簡錄二書、餘如宋元通鑑鶴林玉露及宋代諸名家之集、亦間有所取、然冠書名、亦冗而已、故今繫而不注、然標語無證、乃人不信焉、故注間有舉新編通鑑字以證者也、或曰、既以自警命編、又假用蒙求之稱、亦將



淺草文庫



應學者之求乎、曰豈敢乎、余也淺見薄聞、何能  
範外人乎、然有童蒙之子求與余同警者、亦何  
辭、所以取名也、且效李翰之書、故或稱字、或稱  
名、非有義也、其韻或用古通、雖云取法于古、抑  
亦拙者之效也、獨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人之大  
節也、苟失此者、非人也、

皇國之下、視夷狄、豈有佗乎、彼則父子共妻、何  
有於禮義廉耻哉、詐誕虛喝、何有於孝弟忠信  
哉、我則不然、堂々

天朝百世一系、右文之化、浹洽于萬民、皆知大倫、是

所以與夷狄異也、故人而失大節、則陷為夷狄、  
豈可不警乎、

藤澤恒識







冠裳蒞民 襴襜揖母 程松保顛 仇胄函首

女真賣馬 高麗求醫 徽言奮朽 允文轉危

宗憲載圖 企弓獻詩 李綱求去 朱勝乞罷

揚氏免泣 童公鼠竄 稽仲叩馬 范瓊斷腕

唐琦袖石 沙振衷刃 公輔訣墓 之奇撫棺

岳軍黑衣 金將紅袍 王彥八字 時俊雙刀

良嗣奉觴 宗元遺膠 鵬舉奪燾 惟輔舞梢

浩然犯鋒 成大播笏 信孺舌折 德明口伐

李全銳頭 宜生權骨 婁宿禁服 吳曦削髮

彥仙煮豆 化源鬻蔬 邵雲摘肝 强伸拗鬚

義斌宋臣 子漸武夫 宰相誤我 百姓救吾

正文下

時賞空坑 萬里止水 真真小人 魏偽君子

李光折檜 恭愈脅杞 王涉萬死 韓全四指

雲卿灌園 顯忠破家 劉錡鑿舟 德升聯車

王俊鵬兒 王德夜叉 顧浩航海 宗澤過河

馬伸獨奮 思退自壞 蘇格聯騎 岳飛重鎧

子羽奉命 彥思賜對 士敏題裾 鵬舉涅背

侍郎抱帝 刺客救張 邦彥浪子 時雍牙郎

希孟瑚璉 天祥鳳凰 文德負虎 德卿縛羊



忠植披襟	李芾焚席	張母誦策	劉兒拜藥
晏氏搗鼓	梁姬織箔	李綱十議	胡寅七策
張浚冒雪	邵隆披荆	奉先苟安	兀术偷生
伯麟題壁	元鎮書旌	朱弁拒驛	宗澤徙營
郭京六甲	吳璘三駟	邢氏金環	上皇半臂
仁仲仁心	文若文思	相府獨全	帝廟俱燬
良貴狂率	王倫繆悠	張邵止樂	孟珙伐謀
衛王崖山	恭帝碇洲	南兵麻扎	北軍鍊浮
庭芝一歎	海陵兩得	范趙避狄	汪黃誤國
陣婦厲敵	歐妻正色	如淵庸人	子飛姦賊

吳戶掃地	楊門墜崖	劉豫星隕	邦昌風霾
王旻焚城	劉整築臺	憶翁扁室	昌父命齋
秦檜誠待	魏矼智料	九淵格君	康伯焚詔
張柔不跪	克臣含笑	張闡六害	胡銓十帛
夷情難測	義氣易泯	聊揭此鑑	用照吾身

李翰之書所謂標題者指四言韻語也而翰自畧注其人履歷徐子光補之也曰按此書謂韻語為標題蓋後人所目恐非李氏之意何者謂韻語為標題謂履歷為注脚則正文何在故余則以韻語為正文覽







覆數千言上從之疏中有言曰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張愈隱家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寶元初上書言邊事以薦授試

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家後六召不應

喜奕棋樂山水嘗浮湘江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

九疑山名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而卒

王樵字肩望淄州人博通群書咸平中契丹渡河舉

家被掠樵入契丹求父母不得刻木招魂以葬服喪

六年哀動行路感動人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

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為事晚

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

乃於城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

楊時三務

了翁十弊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宣和五

年為通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

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他觀者若示以怯

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

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新編食貨志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



錢名免役錢蓋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朱勛熙寧中所創行宗頤垂意花石蔡京諷勛語其父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至政和中舳舻相銜于淮汴石綱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入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後屢言事不用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

再覽時稱神童紹定六年應詔上章論十弊一曰復

三省之典以重六卿新編職官志宰相掌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唐六典分為三省

中書取音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然二曰復二府之典

以集衆議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三曰復都堂之典以

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

典以熙聖學熙廣也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

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

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侍衛司馬軍步軍分為二并殿前號三衙十

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

時弊上讀之感動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蔣宣邀輿

劉晏要帝

靖康九年閏十一月京師陷帝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軍民數萬斧左腋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



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敵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也。』若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服曰：「尚書真知軍，麾其徒退。」金幹、南不至汴城下。靖康元年十一月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明月復使晏來趣親王宰相出盟，已而京城陷，衛士入都亭驛，執晏殺之。

翟興斬頤

一飛指東

劉豫將遷汴，以翟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

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能激以忠義，士莫不奮，金人畏之，故諸陵得不侵犯。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進士林東，追諂秦檜，上書狂妄，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塩稅。

趙范三兵

張浚五功

史彌遠嘗訪將才于趙葵，葵以兄范對，乃進范、淮、東提刑，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畧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



蘆葦之處敵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款若管切緩也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遊擊之兵有討賊之兵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賊雖欲深入畏吾擣虛此過寇也盱眙之寇不過鹵掠當出精兵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也淮陽金陵合肥各聚兵人必精將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

國一年可以討賊矣書奏召范稟議稟筆錦切受命曰稟復令

知池州

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元直頤浩字張魏公不應獨遺揚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劫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魏公謂張浚也浚字德遠綿竹人



王婦青楓

趙淮妾長沙人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垣垣音貝障水堰也兵

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俘于一軍校帳中乃

解衣中金遺左右請掩埋淮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與

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

天慟哭躍水而死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德祐二年元兵入浙東舅姑與

夫皆死氏獨被執主帥見其美欲內之氏慟哭陽謂

帥曰今舅姑與夫皆死而不為服是不天也不天之

人將焉用之願為服即滿唯命苟不聽我終死耳言若

不聽許我為主帥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帥還挈

之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守者少懈氏嚙指出

血書字山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死其血漬入石間

天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旌曰貞婦立石嶺

上易名清風嶺

季陵取主

義斌誓衆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建炎初累

遷太常少卿三年金粘罕至揚州帝即被甲乘騎馳

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

弃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



烟焰已漲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李全既殺許國又牒彭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誅尔等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汝南人正須尔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遂出兵與全鬪全敗

李稅喪膽

粘罕跣足

金圍京師帝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离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大原河間三鎮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尔曰出事目一紙以付稅遣還稅等唯々不敢措一言

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建炎二年十一月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日



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弘簡錄宗翰本名粘沒  
 喝漢語訛為粘罕粘罕謝皋指腹  
 張確字子固邠州人宣和中知汾與解州徙隆德府  
 金圍大原確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惟秦不可  
 守沐亦不可都矣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  
 十萬足以抗敵不然惟有一死報陛下耳書上不報  
 明年二月秦兵至諭使速降確乘城拒守有獻謀自  
 東城可潰圍出確怒叱曰頭可斷腰不可屈遂力戰  
 死欽宗聞之悲悼召見其子曰卿父得死所矣嘆息

者久之

劉豫傳紹興三年正月李橫連破穎順軍豫求援于  
 金金遣兀朮來赴橫敗穎昌復陷四月陷虢州鎮撫  
 統制官謝皋剖心以死注云皋開封人指腹示敵曰  
 此吾赤心也

金兵宣言

吳營痛哭

京城既陷金人宣言議和退師帝聞之命何棗及濟  
 王栩使其軍以請成史臣曰金人自陷大原即以講  
 和割地為言吳敏唐恪皆墮其計獨何棗孫傅以為  
 地不可割即中山等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



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乃反信于破城之後孤天下之望也孤負致君播遷由惑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隆興元年吳璘奉班師之詔察屬交諫以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擁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嚴振原野于是三路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有

金亮拊髀

杜杲射目

金主亮字元功伐宋事不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朕本欲平定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

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口温不花人名遂攻安豐杜杲繕完

守禦蒙古令拔都魯斫碑杵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

傷而退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雨雪大降杲募壯士奮躍死戰會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

世忠擗地

天啓呼天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年十八



以政勇應募、隸赤籍、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王翊傳、元兵至重慶、進士胡天啟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啟與其妻呼天大罵、於是夫婦同死、

張戶遡流

趙血入甄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久、咸淳八年、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為都統、俗呼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令曰、

此行有死而已、皆感奮、發兵百艘、進圍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布滿、無罅可入、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中聞救至、人人踊躍、及收軍、失張順、為之短氣、短氣、氣大挫也、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為神、貴欲還郢、九月、募二士、持蠟書、伏水中、數日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之、刻日既定、別、呂文煥東下、文煥、襄城守將、點視所部、帳前一入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



事泄然急出，意未知耳。乘夜順流，破圍冒進，眾皆辟  
易，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及勢  
近，欲合，皆敵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  
三十里，而敵得逃卒之報，先據洲以待。沿岸束荻列  
炬，火光燭天，如白晝，皆敵謀也。貴戰已苦，出於不意，  
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見執，竟不屈死之。敵  
命四降卒，舁貴尸至襄城，呼曰：此矮張也。守陴者皆  
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塋順冢，立雙廟祀之。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其城，趙氏抱  
嬰兒，隨舅姑，匿邑校中。校，學也。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

執趙欲汙之，趙罵曰：吾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  
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甕，為婦人與嬰兒  
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  
炭，其狀益顯。

處仁擲筆

吳曦揚鞭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欽宗即位，金人犯  
京師，處仁合銳兵勤王。金人請和歸，奏宜伏兵濟滑，  
擊其半渡，召為中書侍郎。欽宗問割三鎮，對曰：定武  
為潛藩，不當弃。吳敏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太宰。處  
仁乃變前議，與吳敏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



額為黑言者論之與敏同罷  
吳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犍載  
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  
一人騎而垂鞭與已相似問左右所見皆符符合  
以為駭嘿而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念念佛  
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  
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  
矣

再遇藁人

守緒紙鳶

開禧二年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

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  
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旦  
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  
兵攻之金人大敗

元速不臺傳壬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臺紗諸

道兵圍汴金主棄汴走蔡注續綱目云金主遣曹王

訛可為質請和訛可人名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

知其他乃列柵填濠攻益急金將欲穴城出燒其礮

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放紙鳶置文

書其上以誘被俘者皆為速不臺所覺晒曰金人欲



以紙為紙燈退敵難矣金主名守緒宣宗第三子

郭永沮降

王復死守

金訛里朶攻大名府

建炎二年十二月

守臣張益謙欲遁提

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

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

轉運判官斐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

人以永為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

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

不醢尔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

之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引兵圍徐復與男倚嬰城固守外援不至城陷復坐廳事不去語粘罕曰死守者我也佗皆無預粘罕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文政斷舌

和尚割口

黃文政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陞邀與同守城破

被執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剗刑之文政舍糊

叱咄比死不絕聲

糊也疑血也

金完顏彝字良佐豐州人小字陳和尚正大五年元

兵入大昌原彝以四百騎破八千衆手詔褒諭九年



三峯山敗、城破、縱軍巷戰、敵欲降、斫手足折脛、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喫血而呼、至死不絕、自言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若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冠裳蒞民

襴幘揖母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中積事

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廼日具襴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肅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惶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幘揖母、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且難之、至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復乎、



程松保顯

侂冑函首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欲得成階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而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顯矣

韓侂冑字節夫嘉泰中為丞相言恢復之計既喪師時史弥遠謀誅侂冑候侂冑入朝即呵止於途擁至

王津園殺之後金人求侂冑首乃斲棺取其首函遺之通鑑論曰侂冑罪貫盈誠不容誅矣但宋竄伏江淮而忘讎事虜亦何以為國故李壁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奈何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止矣

女真買馬

高麗求醫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漢人高藥師泛海來言其建國破遼之事登州守



臣王師中以聞帝命募人齎市馬詔同藥師以往不能達還  
宣和中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  
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  
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  
徐徽言字彥猷關中人負氣豪舉有奇志大觀二年

以材武士召見賜武舉及第靖康初累遷武經郎知  
晉寧軍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  
冬自蒲津涉河圖之時河東環城皆沒晉寧孤壘徽

言堅壁持久撫摩殘傷大得衆心金進攻數敗圍之  
益急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芟石壅河支流  
城中水絕儲侍寢罄鎧仗亦空徽言獨奮枵腹哀折  
梁斷以死固守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以父任登進士第紹興三十  
年使金明年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  
書舍人十月金主將兵自渦口渡淮詔允文參謀軍  
事十一月金主臨采石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  
王權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  
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星散允文



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或曰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遂大戰再以捷聞乙未亮為其下所殺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史臣曰允文米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宗憲載圖

企弓獻詩

金宗憲本名阿懶年十六選入學從破汴京衆人爭取府庫財物獨載圖書以歸遇朝議制度禮樂因時

制宜成一代之法

金左企弓字君財少讀書登遼進士遷萊州觀察判官嘗諫天祚西幸不聽太祖入居庸關企弓等奉表降以守大傅中書令燕城既空太祖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

李綱求去

朱勝乞罷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鑒察御史宣和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綱上禦戎五策欽宗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



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韓侂不兵渡河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已而上遣李忱議和綱諫之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康王張邦昌為質時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姚平仲先期夜斫敵營不克懼誅亾去金使來讓宰相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初為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明年詣濟州謂高宗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從之建炎三年拜尚書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擁兵犯闕請高宗避地又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若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妻子為質勝非詒傅曰今當啟太后召二人韓世忠張俊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



偷生至此欲圖此日之事耳乃乞罷政投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左相呂頤浩欲傾右相秦檜故力引之改除侍讀檜罷相拜勝非尚書右僕射後檜得政勝非遂廢居卒謚忠靖

揚氏免泣

金主避元兵竄于汴民苦橫斂思亂於是劉二祖揚安兒等起安兒以舅劉全為帥李全聚眾數千田四子洋等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兵討捕安兒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等奉以紗軍稱曰姑夕李全以其眾附揚氏通焉遂嫁之後全敗揚氏竄歸山東數

年而斃初揚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免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全許諾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初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因力薦貫累遷武康軍節度使政和初進檢校太尉使遼或言宦官為上介國無入乎使還得馬植以歸遂造謀取燕後與遼金戰屢敗宣和七年貫在太原得粘罕書責納張覺事貫氣褻欲遁歸張孝純嘆曰童太師平生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貫遂奔歸欽宗已受禪竄吉陽軍未至詔數十罪斬於南雄貫狀魁梧不類閹人



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輔弼岳牧、多出其門云、  
范瓊斷腕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棗以為  
無虞、勸帝行、帝乃與棗、李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  
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  
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  
帝且暮即返、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  
腕、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  
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  
呼之曰、嵇仲努力、

唐琦袖石

沙振衷刃

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  
士唐琦袖石伏道、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  
之、琦曰、欲碎尔首、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  
哉、又問、李鄴尚降、汝何人敢尔、琦曰、鄴為臣不忠、吾  
恨不得手及之、尚言及斯人乎、仍顧鄴曰、汝享國厚  
恩、乃若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  
不絕口、

中山受金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  
府陳遘欲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



遺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碎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遺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遺字亨伯、永州人、

公輔訣墓

之奇撫棺

王翊字公輔、邯縣人、嘉熙元年、制置使丁輔辟為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元兵至、輔敗死、翊與王燦、李日宣募兵拒守、元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元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掠、翊

以朝服赴井死

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編管王庶二子之奇、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十三年、貶道州其子之奇之荀撫棺即哭、曰、秦檜秦檜、以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

岳軍黑衣

金將紅袍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父異之、曰、汝他日必能狗國死義、宣和四年、應劉



幹募為敢戰士累遷秉義郎武經郎紹興初兀术攻  
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群盜悉遁去金再攻常四戰  
四捷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令百人衣黑衣  
混金營擾之金兵驚終夜自相鬪兀术次龍灣飛又  
破之敵奔淮西遂復建康後累功官至少保樞察副  
使為秦檜所陷與子雲皆弃市淳熙五年謚武穆寶  
慶初加謚忠武

韓世忠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  
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曰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  
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實乃遣蘓德將百

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  
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  
廟々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々者  
一人三騎中紅袍玉帶既墜而復跳而免詰諸獲者  
則兀术也

王彥八字

時俊雙刀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韜畧詣京師隸弓馬  
子弟所張所異其才擢為都紗制渡河復衛州新鄉  
縣金人數萬眾薄彥壘薄也迫圍之數匝彥潰圍出保  
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購求彥急



彥慮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  
金兵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與同甘苦未幾兩  
河響應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屢敗金人紹興五年  
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解官不許知  
邵州卒于官彥事親孝居官廉當建炎初屢破大敵  
威聲振河朔時稱名將方撓和議遠召還又奪兵柄  
使之治郡惜哉

虞允文采石之戰金主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  
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統制時俊背曰  
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尔俊即揮雙刀出

士殊死戰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  
至允文授旗鼓從山後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  
弓尾擊追射大敗之

良嗣奉觴

宗元遺醪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謂  
習泥烈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  
戰諸軍鼓噪而進閣母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  
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  
趙鼎字元鎮紹興十四年移吉陽軍在軍三年潛居  
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遺



醪米

鵬舉奪燾

惟輔舞梢

岳飛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將

所部鏖戰奪其燾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金婁宿犯熙河建炎三年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

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

進惟輔舞梢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為奪氣

告然犯鋒

成大措笏

李涓字浩然靖康元年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皆未  
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涓曰事

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唱即日引而東北過

淮至蔡天大雪聞敵至即結陣以待少頃游騎果集

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蒙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

乘勝追北十餘里與敵遇飛矢蝟集涓血戰死年五

十三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

范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

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

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

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

不動



信孺舌折

德明口伐

開禧三年九月，貶方信孺官。信孺自金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令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

陳東傳：會布衣歐陽徹亦上書言：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請質子女於朝，言尤狂誕。黃潛善以語激怒上，遂令府尹孟度召東與徹同斬于市。徹字德

明崇仁人，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憂國閔時，出於天性，死年三十七。

李全銳頭

宜生權骨

李全，維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能運鐵鎗，號李鐵鎗。初，金主竄于汴，劉二祖等起，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攻剽海州。

施宜生者，邵武人，自少博聞強記。政和四年，登上舍第，試學官國子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為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腕，必有以合乎。且猶也。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會金兵入汴，宜生南奔。



未幾歸劉豫為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人以其才藻擢至禮部侍郎紹興末為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丘風之禮記檀弓狐死正首丘樂其死不忘本也風諷也宜生頗有貳志返國為其介所發金主烹之

婁宿禁服

吳曦削髮

建炎三年金婁宿犯長安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令者殺之李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及令下邈憤詆之虜槌擊其口猶吮血啜之遂遇害

開禧五年春正月吳曦自称蜀王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行削髮左任之令称臣于金分其所統兵

十萬為統帥遣祿禘等戍萬州

彦仙煮豆

化源齋蔬

李彦仙字少嚴彭原人以效用累遷知陝州彦仙蒐軍實增裨濬湟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彦仙極力禦之技窮而去後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彦仙伏兵擊之婁宿僅以身免又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婁宿雅奇彦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彦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彦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强弩一發斃之日鈞



自警錄 卷上  
取金人春新城上殺傷相當守陣者傷夷且盡金益  
兵急攻城陷彥仙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  
不斷戰愈力金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  
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遂投河死舉家被害  
弘簡錄云城中食盡煮豆以啖而取汁自飲至是亦  
盡  
劉化源耀州人登紹聖進士知隴州及金人陷關陝  
守令以城降者即復原任惟化源不肯遂被執使人  
守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  
屈辱西人皆敬之

邵雲摘肝

強伸拗鬚

李彥仙傳全陝遂沒時裨將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  
皆力戰死而邵雲被執大罵不屈金將婁宿怒針雲  
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吐血噴其面至抉眼  
摘肝罵不絕並贈官錄其家

蒙古兵陣于洛南金強伸陣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  
馬立水濱招降伸躍出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兵奪橋  
伸旗手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  
之佩士氣大振而總帥烏林答胡土以蒙古兵強即  
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驚揚都尉獻西門以



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  
師，力盡就執，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曰為  
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  
右持使北面，伸拗鬚南向，遂殺之。

義斌宋臣 子漸武夫

彭義斌納李全降兵，勢大振，時朝廷知義斌之功，  
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  
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宋臣，且河  
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

被重創，渴欲死，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  
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以飲，麟乃甦。後童貫與論  
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對曰：  
隆武夫，豈敢干賞，異時起釁，萬死不償責。貫知不可，  
奪白以知西寧州。

宰相誤我 百姓救吾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癸亥，帝自金營，士庶及太學  
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  
涕。

二年二月，帝在青城，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皇太子。



孫傳留太子不遣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曰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

BOOK 10

慶應丙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